

# 一年來國際局勢的檢討與展望

鄧公 玄

## 一 一般現象的觀察

一九六六年國際間所發生的事變，雖然在大體上都是有驚無險的，但其間却有若干重大的轉化，其勢殆將演變而為未來冷戰中的決定因素。如果我們能夠見微知著，把握機先，因勢而利導之，自可發揮旋乾轉坤的妙用。在過去一年間，究竟有那些最值得我們注意或應予以適當運用的現象呢？

第一、東西冷戰的形勢雖依然如故，但美蘇之間則確已走上接近解凍之路，和平共存的樂觀空氣益形濃厚了。至於東方與東方，西方與西方之間，其內部分化的情形，則較以往更為深遽而複雜。同時美蘇兩國的領導地位，也因內部分化的嚴重而皆遭受極大的損害。昔日的兩極化世界業已漸次回復到二次大戰以前的多元化形態。

第二、在所謂中立或不結盟國家中，也有一種新傾向表現。在過去若干年代中，他們大多是不分青紅皂白倒向共產陣營，甚至不惜為虎作倀，使西方國家常常遭受無窮的困擾。但在二一九六六年中，這些所謂中立或不結盟國家，眼見共產集團的內部分化，或者直接遭受其侵害，業已有逐漸覺醒之勢，有時也能够維持比較中立化的立場。尤其若干非洲的新興國家，對共產黨的陰謀業已有了相當的認識，紛紛棄暗投明，這是極其值得引為欣慰的現象。

第三、大陸共匪不但與蘇俄衝突日烈，且其對外的一般關係亦愈陷孤立，於是毛匪澤東利用林彪的軍隊，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並組織「紅衛兵」以執行其全面造反的瘋狂行為。一年以來，使整個中國大陸鬧得天翻地覆，烏烟瘴氣。毛、林匪幫此種倒行逆施，固然使我們感到痛心疾首，然而同時也使我們感到無比的興奮，因為共匪不但內部已四分五裂，而反毛反共的勢力日形澎湃，證明我們反攻復國的機運愈來愈近了。

第四、但是最使我們深深感到遺憾的，就是正當匪、俄行將破裂而共匪

內部業已腐爛的時候，國際綏靖主義或姑息主義，却在過去一年間反而大大的抬頭。其所以如此，當然是因為蘇俄採取修正主義，暫時停止對西方國家的張牙舞爪，於是他們認為東西冷戰真的可以化干戈為玉帛了。至於對中共匪幫方面，雖然他們明知毛、林的獍狎面目遠較以往尤甚，但認為這是由於「困獸猶鬥」之故。因此主張放棄對共匪的孤立政策，使其參加國際社會，即可和緩其好戰態度，而逐漸走上和平共存的路線。或者認為毛、林匪幫雖或不易改變其冒險主義，但毛、林死後，其第二代終將步蘇俄修正主義的後塵。要之，這些綏靖主義者或姑息主義者總以為共匪與蘇俄是一樣的，到頭來終必放棄其冒險主義，故不必採取任何急切或操絕的行動，以免其狗急跳牆，鋌而走險。但是他們的動機却未必相同，有的是畏懼戰爭，有的是由於愚蠢，而甚至有些是共黨或其同路人故意為其遊說。不論怎樣，我們認為這是一九六六年間最不祥的發展。

## 二 各地區局勢之檢討

現在讓我們把各地區的情勢來檢討一下。

(一) 美洲方面：在美洲方面，由於古巴已成強弩之末，自然無力向拉丁美洲各國發動革命，所以南美方面的動亂也大大的減少了。然而美國對垂死的卡斯特政權，却仍無可如何，依然只能維持圍堵的政策，而不能加以澈底的解決，這是拉丁美洲未來的隱患，而同時也是美國心腹之疾。

(二) 歐洲方面：其次，就歐洲一般情況來講，在過去一年間，不獨沒有什麼驚險，反而是冷戰發生二十年來最冷靜的一年。由於蘇俄對西歐無法施以壓力之故，不但柏林問題已成死的火山口，且西歐與東歐之間，大有加強往來的事實，尤其在商業方面幾乎撤去了以往的藩籬。就是政治上也好好像有亟亟於恢復從前正常關係之勢，自法國戴高樂訪俄，俄國柯錫金訪法以後，一片和平幻想更是籠罩了西歐各國。不但法、俄如此，就是西德與東德及

蘇俄的關係，也有走向解凍之勢，而自親美的歐哈德內閣垮台以後，凱辛吉與布蘭德的聯合內閣，更亟亟於擺脫美國的控制，一面轉向法國戴高樂的路線，一面則不惜與東德及蘇俄妥協。即美國最密切盟邦——英國也有傾向於與法國合作，以圖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熱烈要求。英國首相希爾遜僕僕於莫斯科與倫敦之間，其意欲取得蘇俄好感，不言而喻。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法國退出之後，不但精神上已形渙散，即其組織亦有瓦解的危機了。歐洲的情形如此，這是值得我們引為隱憂的。

昔在一九六三年古巴事件之後，故美國總統甘迺迪希望組織「大西洋社團」，使美國與西歐關係在軍事、政治與經濟方面，皆達到更密切之合作，以抵抗蘇俄與共產集團之侵略。不意因此而引起法國戴高樂之疑忌，竟乘機進行其第三勢力的企圖，於是開始與美國分道揚鑣。自是以還，不但美、法關係日形惡化，即美國與西歐關係亦因是而趨於蛻變，使美國對西歐各國之領導權大有江河日下之勢。而一九六六年之西歐情形，更使美國陷於進退維谷之尷尬境遇，今後如西歐更進一步與美國脫離，則蘇俄對歐洲的影響力勢將更形上漲，這是自由世界的莫大危機。

(三) 非洲與中東方面：再就非洲與中東方面而言，一九六六年間，在表面上似乎並無特別嚴重的事變，但事實上則殊不然。其在非洲方面，共匪對此一地區的滲透顛覆，誠然遭受極大的失敗，許多以前被其誘惑的國家，皆幡然悔悟，例如中非與迦納諸國，皆先後斷然與匪絕交，轉而投向民主陣營。然蘇俄對北非與中東地區的滲透顛覆則有增無已，尤其對中東方面，蘇俄的攻勢更亟亟不可終日。蓋美國年來因集中力量以應付越南戰爭，對此一地區頗有不暇照顧之勢，益令蘇俄得以放手經營。

據英國「情報摘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第三三六號)所透露，中東目前已成極大危險地帶，而敘利亞尤為蘇俄利用的焦點。在去年一年間，其由共產集團輸入敘利亞的軍火，不下於八千萬英鎊之多。同時蘇俄向敘利亞要求接近土耳其邊境的一個基地，此項基地對土耳其方面實發生莫大威脅。最近以色列與約旦間的邊境衝突，則更係由敘利亞游擊隊所蓄意造成，其目的在於觸發以、約間的大規模戰鬥，而其最後則是由莫斯科所操縱主使。此外，蘇俄又竭力支持埃及及在也門維持強大的軍隊，其軍械皆由蘇俄所供給。而且蘇俄更計劃取得索瑪利亞的一個軍事基地，以期壟斷接近紅海的門戶。所

以中東一域的危險業已達到沸騰點了。然而世人對此往往未能注意及之。

(四) 亞洲與太平洋方面：亞洲，尤其遠東與東南亞地區早已成為世界風雲的中心，報上的頭號標題大都發生在此一地區。首先我們看到的，當然是大陸共匪的內鬨，正如如火如荼，他們一面加緊反俄反美的叫囂，一面竭澤而漁，從事於核子的冒險。其次是越南戰爭，自去年以來，不斷升高，美國陸續增加軍隊，擴大對北越轟炸，然而拖延到年杪，依然不能消滅越共的作戰能力，也無法迫使北越接受和談，使美國在越南叢林愈陷愈深，無法自拔。其所以如此，並不是美國真的無力取勝，而是美國自始就是採取不求勝利的戰略，處處自縛手脚，給予敵人以不敗的保障。當然，在美國最高決策人士的心目中，認為這是為避免與共匪、蘇俄間直接衝突的戰略，同時也是對長戰苟安的選民不得已而然的辦法。但是我們為美國當局借鑒籌之，這種戰略顯然絕非真正的上策，而只是美國人過於小心翼翼而已。然而因小失大，無論如何是不智的。

不過美國在越南雖因戰略失敗未能獲得應有的勝利，但美國能够在越南堅定作戰，畢竟也有不可磨滅的功績。這種功績不在越南的本身，而是反映到東南亞與遠東普遍的方面。其中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印尼政局的轉變，這無疑的是因美國在越南阻擋了共黨野心而間接產生的結果。由印尼政局好轉之故，於是印尼與馬來西亞的緊張局面也連帶的解決了。印尼與馬來西亞復交之後，接着又有印尼與星加坡的建交，而非律賓與馬來西亞的關係也跟着大為改善。東南亞的情勢較之一九六五年無疑的已露曙光了。

此外，在亞洲與太平洋方面還有值得特別一提的，就是去年六月間亞洲與太平洋九國外長在漢城正式舉行會議，使向來一盤沙的亞洲與太平洋國家建立了初步的合作基礎，此次會議雖未能表現堅強的反共立場，然而對防止共黨侵略上實不無相當的作用。其餘如亞洲開發銀行之建立，對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也具有相當的裨益。所以在去年一年間，亞洲方面雖是世界風波中心，然而除了中國大陸的日形惡化與越戰不能令人滿意而外，其他方面實無可喜之象。

### 三 今後發展的趨勢

根據上述的情勢，我們對於今後發展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一)蘇俄與西方的冷戰日趨解凍：由於蘇俄與共匪的衝突日甚，而其內部問題亦極棘手，其對西方國家的和平共存攻勢，勢將更多笑臉的表現，尤其對西歐各國將更發揮誘惑的魔力。美國在去年也會努力謀求與蘇俄作進一步的和好，然而蘇俄則以美國撤退越南為條件，使雙方無法完全妥協。但是蘇俄之要求美國從越南撤退，不過是對共匪以及其他共產國家的掩眼法，事實上蘇俄絕不願見美軍完全自越南撤退，而讓共匪攫取此一塊肥肉而益形壯大。所以在表面上好像蘇俄是因越南問題而無法與美國妥協，而實際則只是礙於共產國際之觀瞻而不得不作如此。共匪最近叫囂美、蘇聯合包圍，雖尚非事實，但其趨勢則是不可能的。

(二)冷戰中心更行轉移到亞洲方面：由於蘇俄對美國與西歐各國冷戰之日趨解凍，國際冷戰重心更移轉於亞洲方面，過去業已如此，今後當尤顯然。我們早經指出今後世界問題的重心在亞洲，而亞洲的禍源在中國大陸，所以民主國家苟不欲解決世界問題則已，否則必須首先摧毀大陸共匪偽政權。然而領導民主集團的美國自始只採取防堵政策，絕不肯對中國大陸施以壓力，甚至在韓戰，在越戰，皆自縛手脚，惟恐激怒中共匪幫。至於對我反攻大陸的計劃更視為神話。因此，十七年以來，我大陸同胞雖有反毛反共的雄厚潛力，而因無外援之故，惟有飲氣吞聲，聽其宰割。於是共匪得以竭澤而漁，不斷進行戰爭冒險的準備，迄至去年底，業已核試五次之多。今後如再聽其苟延下去，那麼，共匪不但將加緊其對外滲透顛覆的陰謀，且可能作核子戰爭的冒險；由其最近對澳門與香港的恐嚇勒索可知也。然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則徒恃其有最優越的核子武器以作保衛亞洲國家安全的承諾，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空話。

(三)匪、俄衝突與共匪內鬨的趨勢：匪俄衝突雖然由來已久，然而過去一年間表現得最為激烈。同時匪俄間的衝突也直接反映到共匪內部的權力鬥爭上面，最近大陸「紅衛兵」公開譴責劉少奇與鄧小平等，據說是毛澤東主義與修正主義正面衝突的結果，同時蘇俄也公開表示支持大陸上的反共勢力，足證其間並非無事實。所以今後匪、俄關係如何演變，便不能不看大陸上共匪內部鬥爭的消長情形以為轉移。共匪內部的一場血鬥，誰勝誰負，目前尚難逆料。假使毛、林匪幫而竟能消除異己，則匪、俄之決裂自是難免的。反之，假使反毛派而獲勝利，則匪、俄關係亦必因而和緩。但以目前

情形來看，似乎雙方都尚難有決定性的勝利，因此大陸上勢將陷於長期的混亂。如果大陸而竟是長期的混亂，那麼，匪、俄關係也必須陷於長期的緊張而不至於破裂。

(四)越戰前途與美、匪關係的發展：美、匪的關係如何演變，當然是我們最注意的。由於越戰的關係，美、匪間的敵對情形，隨時都有演變為直接衝突的危機。但是美、匪雙方都竭力避免發生直接的衝突，美國雖轟炸北越，而始終不肯以河內海防為對象；共匪則空口叫囂派兵援越，而絕不敢見諸行動。正因為如此，所以越戰雖步步高升，而始終只是拖延的局面。然而長期的拖延只是對共匪有利，對美國則是不利的，而尤其對詹森總統則是最大的不利，我們把去年美國期中選舉的結果來看，即足以證明。所以今後美國為求擺脫在越南的泥淖，其勢始不能不改變過去的戰略。其可能的途徑有二，其一為降低和談的條件，遷就共黨的要求，以期達到所謂光榮的撤退。其二為加強對北越的轟炸，包括河內海防在內，以期迫使北越就範或則迫使共匪攤牌。然而詹森總統也可能兩皆不取，依舊維持現有的老戰略，以待自然的演變。苟如是，則越戰自然還是不勝不敗不走的拖延局面。

(五)我反攻復國的時機：然而今年世界局勢的主要關鍵，當然是以中國大陸問題的如何轉變為依歸。照目前共匪內鬨的情形來看，可能有兩種新的發展，其一為擁毛派與反毛派的兩不相下而演成內戰，同時大陸反共勢力則乘機蜂起，造成全面混亂；其二為共匪為避免內戰起見，實行對外發動冒險，例如出兵越南，或侵入緬泰，以轉移大陸人民之視線。不論其為前者或後者，皆為我實行反攻時機之成熟。十餘年來我在台灣的一切努力，皆集中於此一神聖目的，過去因形格勢禁，未能暢所欲言，而友邦美國狃於其防堵政策的基本立場，更未敢放手予以必要的支援，以至蹉跎至今。倘共匪而果有內戰發生或對外冒險，則不論為美國本身要求，或為中美共同利害着想，實無再行阻我揮兵西渡之理，至少在物質上及精神上應能予我以適當之支援。即令美國仍有顧慮，遲疑不前，我亦宜當機立斷，獨行其是。誠如總統蔣公今年元旦告全國軍民書中所云：「精神重於物質」，「政治先於軍事」，而「中國問題必須自己解決。」所以就整個國際局勢而言，雖然是綏靖主義與姑息主義日趨瀰漫，然而就中國問題而言，則無疑的是光明在望，我海內外同胞不能不急起而圖之。